

NaPoLun QingShi

安徽文艺出版社

拿破仑情史

(法)居·布鲁东 著

* 贾鹏 孙浪 译



拿破侖 情史

爱史·法兰西共和国史

〔法〕居·布鲁东 著

贾鹏 孙浪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NaPoleon et les femmes

Guy Breton

根据法国 Noir et Blanc 出版社

1965年版本译出

(皖) 新登字04号

拿破仑情史

贾鹏 孙浪译

责任编辑：张磊

封面设计：丁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和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0875

插页：2

字数：216,000

版次：1990年3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4001—9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242—2/I·216

定价：4.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卷 首 语

出现在这本书中的拿破仑的形象无疑将使读者异常吃惊。

这是因为那些蹩脚的、严厉的而又刻板的历史学家曾扭曲了这位皇帝真正的形象。他们一味地将他描绘成半人半神的人，而有意不向我们再现他那更具人情的方面，也就是说与女人床第之上的人的形象。

拿破仑爱慕女人，她们使他心魂不宁。为了去寻找她们，他扔下了手边的卷宗，扔下了作战计划，扔下了官兵；为了吸引她们，他向她们供出了巨额钱财；为了诱惑她们，他写了成千封情书；为了爱抚她们，他献出了无数个白天和黑夜。为此人们不禁发问，他哪有时间掌管帝国，哪有时间发动战争？……

有谁知道，他一个人的情人比路易十五、

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情人的总和还要多？……

他不能没有女人，如果拒绝了看他在棉被上玩耍，那就不可能了解他的性格。同漂亮的女人在一起，他显露了一种基本的特性：调皮。

他常在“茅屋”的草坪上同宫廷小姐们一起玩跳背游戏；常躲藏在垫子下面让乔治小姐发笑、解闷；他常常一身平民打扮，夜里进城寻找情人；常常乔装打扮，陪伴着玛丽·瓦尔维斯卡在巴黎散步，由于那个为皇后朗读的漂亮姑娘长着一个非常匀称的臀部，他又常赤脚在枫丹白露的走道里奔跑，追逐她，……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这种调皮的性格所决定的。……

所有这些女人绝不仅仅给了他短暂的快乐。有些女人对于他的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约瑟芬使他得到了进攻意大利的军队统帅的宝座；波利娜·富莱帮助他重新获得在埃及的名誉；黛丝蕾·克莱雷是他“雾月十八日政变”得力的共谋者，……

这些决非是无稽之谈……

当然，只有依照无法辩驳的证据，在充分

明确的条件下，才能描绘出拿破仑这位顽皮、追求女人的奇特人物。所以我常常觉得有必要详尽地指出那些在最为奇妙的现场中的目击者。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拿破仑并非总是驰骋疆场的英雄。……

居·布鲁东

目 次

第一章	约瑟芬将进攻意大利统帅宝座作为嫁妆带给了波拿巴	1
第二章	波拿巴的新婚之夜	18
第三章	波拿巴对约瑟芬的爱使他在意大利战绩辉煌	26
第四章	波拿巴要派人枪杀约瑟芬的情人	35
第五章	英格兰披露了波拿巴夫妇的不幸	51
第六章	为夺回声誉，波拿巴占有了一个情妇	56
第七章	英国人破坏了波拿巴同波利娜·富莱的爱情梦幻	69
第八章	朱诺向波拿巴证实了他妻子的不忠之后，阻止他去攻打土耳其	76
第九章	拿破仑回到巴黎，发现人去房空	85
第十章	黛丝蕾·克莱雷一波拿巴的秘密同盟者	95
第十一章	爱情促成了“雾月十八日政变”	105
第十二章	克拉西尼同小提琴手欺骗了波拿巴	112
第十三章	朱诺夫人是波拿巴的情妇吗	119
第十四章	波拿巴昏倒在乔治小姐的怀里	126
第十五章	为了成为神圣的皇帝，波拿巴离开了乔	

	治小姐	139
第一六章	奈元帅想使他的妻子成为新的蒙特斯庇式的女人	146
第一七章	拿破仑爱上了自己的侄女，在过道里与她追逐调情	
第一八章	约瑟芬在一位教皇的侍从面前袒露无遗	162
第一九章	在意大利，拿破仑坠入了一位书女的情网	167
第二十章	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城堡发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178
第二一章	约瑟芬指责拿破仑与其胞妹波利娜有暧昧关系	193
第二二章	拿破仑成了“小仑”的父亲	201
第二三章	为了拯救波兰，玛丽·瓦尔维斯卡被献给了拿破仑	214
第二四章	拿破仑和他的养女奥尔当丝王后生过一个儿子吗	239
第二五章	拿破仑为了博得玛丽·瓦尔维斯卡的欢心缔造了华沙大公国	248
第二六章	为使丈夫能登上皇位，卡洛琳·缪拉甘愿对朱诺以身相许	261
第二七章	拿破仑欲娶其侄女为妻	279
第二八章	作为放弃皇后地位的代价，约瑟芬索取三座城堡和每年十亿法郎的养老金	289

第 一 章

约瑟芬将进攻意大利的统帅宝座
作为嫁妆带给了波拿巴

嫁妆是婚姻的原由

爱情是婚姻的借口

——高麦尔松

——七九五年十月二日，将近下午四点时，两名来自巴黎的近卫骑兵守候在塞纳河桥头，带着骑警队特有的沉思、多疑的神态，精心卷曲了自己的小胡子、没有耽误一分钟。

与此同时，七十名骑兵排列在南特尔通往布热瓦尔的路上，反复玩弄着他们左手的食指和中指。

如此这般地炫耀军事力量，并不是为了保护军用车队，或者负有使命的要人通行。

七十二名近卫骑兵之所以在金色秋天的晴和的日子里卷曲自己的小胡子，那是因为巴拉司如同每个休息日一样，早已决定去享受一种不可告人的快乐——自然得很——同宝阿奈夫人一起共乐。她在克罗瓦西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

国民公会主席时而表现出喜爱群居的奇怪天性，为了玩得尽兴，他邀请了一些漂亮的女人到他情妇那里，她们个个轻浮、狂乱，为了瞬间的纵情，时刻准备挑逗那些殷勤的男

人。晚餐已准备好了。

将近五点时，一辆大型马车驶出香榭丽舍大街，抵达了宝阿奈夫人的住地。巴拉司的管家在车里装满了精选的食物、几筐葡萄酒和香槟。玛丽·罗斯出门叫马夫关上花园的每一扇门。在缺粮时期，克罗瓦西的居民知道国民公会的那些头头脑脑是不会参加全国性禁食的，对此又奈何不得。

花园的门关闭之后，人们拿出了食品，并在一间客厅里靠近壁炉的地方摆好了桌子，壁炉里早已放好了木柴。在摆餐具的时候，玛丽·罗斯从她的邻座，帕基埃先生那儿取了些盘子和杯子。这个帕基埃先生总有一天会成为法国行政法院审查官和巴黎警察局长……

近六点时，另一辆马车到了。随车而来的是泰利安夫人、阿默兰夫人，这个淫荡的克里奥尔人的步态迷住了所有的男人，车里还有两个精力充沛的青年男子，美貌的戴莱齐亚总将他们带在身边，作为“备用军”。

玛丽·罗斯发出惯于社交的笑语，表示欢迎，她那过分的热情竟然也打动了正直的马夫。

于是，所有的宾客都坐在蔷薇花的棚架下，上气不接下气地谈论着首都最新的丑闻。

六点三刻时，巴拉司独自骑马抵达住地。三位夫人上前温柔地拥吻他，随后，大家立即就座，与此同时，七十二名近卫骑兵的任务已经完成，正小步返回巴黎。

晚餐是愉快的。一喝完汤，玛丽·罗斯、泰利安夫人和阿默兰夫人就脱去了各自轻柔的衣裙，裸露全身。吃第一道菜时，戴莱齐亚将她的奶头浸在了巴拉司的香槟酒杯里。吃

沙拉时，幸运的阿默兰夫人在身上系上了一块餐巾，跳起了刺激的舞蹈。吃甜食时，戴莱齐亚两手就伏在地毯上，“模仿起非洲豹扭摆的步伐”。最后，在吃干酪的时候，玛丽·罗斯坐在了巴拉司的膝盖上，布叶男爵写道：“又以她轻柔的臀部，向巴拉司表明她具有健康的青春活力。”

这位未来的皇后把她的情夫拉到了沙发上，布叶男爵写道，“她把自己看作是一心为宾客着想的女主人。”

当巴拉司同宝阿奈夫人逗乐时，泰利安夫人同她的一个“备用”情人躺在壁炉前，而阿默兰夫人“将她丰腴、诱人的肉体献给了另一个贪色的情人”。

这一夜荡人心魂地过去了。清晨，阳光撕破了飘荡在塞纳河上的晨雾，这时，玛丽·罗斯和她的客人依然在一片可怕的混乱中睡在地毯上，……

七点钟时，七十二名轻骑兵两眼注视远方，就站在桥头，保护巴拉司和他那些可爱的追随者返回巴黎。这些为保卫民主自由而尽心尽力的人没有必要冒着时刻被盗匪或保皇分子袭击的危险。

九点钟，巴拉司神态疲惫，走出玛丽·罗斯的屋子，在花园踱步，深吸着秋天芳香的空气，感到浑身舒服。他上前给马解开缰绳，这时，宝阿奈夫人身穿透明的晨衣，在砾石路上欢跳着来到他的面前。

“保罗！”

她搂住他的脖子，一副温存、娇嗔、妩媚的样子。他明白了，于是以一种生硬的声调问道：

“你需要多少？”

她低下了头：

“我要三千法郎买几条裙子，……”

“我派人今晚送来。”

她紧抱着他，长长地亲吻。巴拉司神色厌烦，挣脱了拥抱，拍了拍她的脸蛋，跳上了马，向巴黎奔驰而去，……

玛丽·罗斯兴奋地回到屋里，却没有料到她对金钱的欲望将永远使她同巴拉司分离，并将改变她的命运。

路上，这位公会议员思考着。前几天，泰利安夫人为玛丽·罗斯来要一大笔钱。他拒绝了。然而戴莱齐亚直接找到了秘书，打通了他，拿走了办公室里所有的钱。

“亲爱的，您的情人应该要有尽有。难道她们没有满足您的情趣？”她笑着说道。

他也笑了。然而，今天早晨，“当巴拉司意识到这个无所顾忌的女人与她共乐时就想好了这个要求时”，忽然间，他再也不愿去供养一个挥金如土、债台高筑的女人，一个连戒指、甚至一块破布的诱惑都无法抵抗的下流女人。

他决定分手。

但是玛丽·罗斯今后会怎样呢？

巴拉司想了一会儿，于是笑了。脑中闪现出一个绝妙的念头。为了摆脱这个少妇，巴拉司要让她嫁给波拿巴，几个月来，波拿巴一直想通过一次上流贵族的婚姻建立自己的地位。

为了使这位过于时髦的宝阿奈夫人接受这种不同寻常的结合，只需要抛出她曾在泰利安夫人家见过一面的瘦小的将军并给予提升就足够了。至于这个科西嘉人，他会因为与贵

族联姻而欣喜若狂的。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做了一笔合适的交易。由于能从这种荒唐的联姻中解脱出来，这位未来的督政就可以全心投入美秀的戴莱齐亚怀里，他早已——特别是昨晚，就钟情于这位可爱的能人。

当巴拉司为自己安排未来的时候，玛丽·罗斯正同她的朋友们吃着点心。十点钟时，泰利安夫人、阿默兰夫人和两个轻骑兵侍从一同登上了来时乘坐的马车。分别时，宝阿奈夫人来到了她们的前面。

“我送你们一程，到了去巴黎的路上，我再步行回来。”

她在第二个拐角下了车，马夫驱走了车子，玛丽·罗斯在路上站了一会，向她的朋友们挥手告别。

马车消失不见了，这位子爵夫人悠然返回住地，一边采花，一边越过公园里的树木，凝望着——一座建立在山丘之上的宅邸的屋顶。

由于一个传说，这所住宅吸引着她。据说在公元十一世纪，有一个名叫奥东的诺曼底首领，就是住在这里，袭击旅游者，敲榨、索取他们的钱物。还传说这个恶棍让人抱来周围的妇女和姑娘，在箱子上对她们施以野蛮的奸污，……

可憎的奥东使这个地区充满了恐怖，因而人们将他作恶的巢穴称为“凶宅”。几个世纪以来，村民们认为这个混蛋的幽灵依然飘荡在宅邸的残垣之上。

这些传说并没有阻止那些圣德尼的僧侣来这里耕耘为生。玛丽·罗斯知道自一七九二年以来奥东的这座古老的巢

穴(十七世纪重新修建)就属于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了。

这座宅邸使这位未来的皇后想入非非，她带着一种奇怪的预感漫步到“小茅屋”前。……

巴拉司近中午时分抵达了巴黎，他轻松，愉快。他刚刚下马，国民公会的一个秘书就跑来告诉了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保皇党人希望复辟波旁王朝，几天来，在国家自卫军中赢得了许多拥护者，然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更糟的结局。……

第二天，，十月四日(雾月十二日)，势态突然恶化。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惊愕地获悉那些拥有四千人马的君主制拥护者正准备踏平杜伊勒利宫。为此他们在恐惧中任命巴拉司为国民自卫军统帅。

巴拉司终于免去了梅努将军的职务，这是因为他在恐怖的战斗中竟与反对党谈判妥协。随后他对吓得发抖的议员说：

“没有比代替梅努更容易的事了。我有一个你们需要的人，他叫波拿巴，拯救土伦的军官。他会令人满意的。”

安全委员会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提议。然而巴拉司又解释道，自从拒绝了去旺代军队服役，这位科西嘉的小将军一直受到免职的待遇。

“让他积极地干吧。”安全委员会主席宣布道，同时，一颗颗汗珠滚过他的脸颊。

他的话正是巴拉司所需要的。于是他立即派人去长德郎旅馆找回波拿巴。

一个卫兵拿着匆忙草拟的命令书一直跑到了未来皇帝居

住的肮脏、气味难闻的寓所。半小时后，他嘟哝着回来了。

巴拉司恼怒了，于是下令搜查波拿巴平时常去的所有的旅馆和咖啡馆。到了晚上九点，他们搜查了二十五家旅馆，十七家咖啡馆，结果一无所获。

那么波拿巴在哪里？

在哪里？

在反对党那儿……

实际上，自下午五点起——这一点常常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他在同反对党进行谈判。波拿巴得不到上司的器重，又被剥夺了军饷，仅仅靠在军队里测量地形才赖以为生，因而，为了改变这种命运，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他决定向国民公会举起他的战剑。

谈判非常尖锐。保皇党人完全把波拿巴看作一个雇佣兵，只给一小笔钱作为效劳的酬金。他有些恼火地争吵着价钱，要作副官，待胜利后要求一个重要的位置。

当时钟敲响六点时，这事才算了结。波拿巴突然站了起来。

“今晚再谈，请原谅，有件急事需要我去巴黎，一会见。”他跑了。

这件即将决定他命运的“急事”也就是与情人幽会。布叶男爵叙述道：“葡月十三日的前一天，拿破仑离开了已把他看作是自己人的保皇党人，就去弗莱多剧院寻找名叫苏珊的娇小女工，她住在苏尔蒂尔街上的一家旅馆里。这位年轻的军官时常在那儿过夜，同她醉心于那桩最为愉快的事情。

“这位姑娘年仅十八，人们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以绘

图为生。一天晚上，波拿巴在法兰西剧院认识了她，他用朋友塔尔玛送给他的戏票常去这家剧院。”

布叶男爵又补充了这有趣的情节：

“当波拿巴向苏珊殷勤作爱时，那间隐藏着他们爱情的屋子显得那样狭窄，致使他不得不把剑放在椅子上，把两角帽放在水罐上。接着，他便结束了他所迷恋的罪过，……这位姑娘对他的关心无微不至：擦剑、洗衣、织袜，还为他精心烹调许多他特别爱吃的扁豆红肠。”

多丽丝也明确表示：“这种爱情对于拿破仑是一种幸运。他同他年轻的艺术家凑钱生活，一星期里也花不了他在认识她以前，一天所花的费用。”

葡月十二日晚，善于伪装的波拿巴扮成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他几乎确信如果他指挥了保皇党作战，那么葡月十三日所有的议员必遭残杀，路易十八就能登上王位，帝国时代将不会来临……

波拿巴在弗莱多剧院找到了苏珊，那里正在上演意大利作曲家凯鲁毕尼的歌剧。他们手拉着手走进剧场，不耐烦地等着主要演员演唱全巴黎都在吟唱的绝妙诗句：

失去了我的美人

失去了太阳

我为她而生

又为她而死

幕间休息时，一个朋友气喘吁吁地来到他们的包厢。

“巴拉司到处找你。”他对波拿巴说，“他刚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统帅，要你担任副统帅的职务。”

随后，他又告诉波拿巴他已恢复军职，并向他描述了笼罩着议会的恐慌气氛。

“你不能再耽搁了。”

波拿巴觉得巴拉司为他保留的军职和职位要比保皇党人所给予的待遇更加具有魅力，于是抛下了苏珊一个人享受凯鲁碧尼的音乐，就朝杜伊勒利宫跑去。

巴拉司极为不悦地接待了他。

“你在哪里？”

“在剧院。”

“共和国处于危难之中，你却在剧院，简直疯了！”

恼怒的波拿巴只想知道抵抗保皇党人的战斗之后能给他什么职位。

“我手中的职位是给那些最先来到的军官。”巴拉司生硬地答道。“你会是我的一个副官。”

接着，总司令得到消息，获悉保皇党人已准备凌晨四点发动进攻，他朝低头听他说话的波拿巴转过身子。

“你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浪费，我有没有理由指责你不及赶到，……”

随后他又变得温和了，告诉了波拿巴他已担任副总司令的职务。

于是，波拿巴委托热情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就是他未来的妹夫缪拉，把放在萨布隆的大炮全部拉到杜伊勒利宫来。葡月十三日拂晓，由于这果敢的行动，他能抵抗住保皇党人的进攻。

清晨，保皇党的军队聚集在圣·奥诺尔大街和公会大街（今天的圣·奥什大街）上。只有七千人马的波拿巴立即使杜